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李固傳

子燮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

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

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

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
足履龜丈者二十石見相書

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

遠千里

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
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

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
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邵子遂究覽墳

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

歎曰是復為李公矣

言復繼其
父為公也

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

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
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陽

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

續漢書
曰陽嘉

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
士衛尉賈建舉固也

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

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

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園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

寶有山

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

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

德有命

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

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

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

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

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

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阿母王聖

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

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

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

至今聖躬

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

殆危也

龍興即位天下喁喁

屬望風政積敬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

沛然

寬廣之意

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

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

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經典

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

謂宋娥也

雖有大功勤謹之

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
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

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

但以爵祿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

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

曰其進銳其退速也

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

今梁

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

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

陶公主為子求郎

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

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所

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

水司馬武宣

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十石司馬一人十石掌宿衛也

開陽城門

候羊迪等

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

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

小失而漸壞舊章

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

先聖法

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

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板反也卒盡也瘁病

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

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

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

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

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

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

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酌元

氣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則也法也天皇斟酌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

尚書出納王

命賦政四海

賦布也

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青

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

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

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

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

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韓詩薛君傳曰薄辭

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
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
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寔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

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

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抽音抽

招

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

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

向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

得拜議郎

○劉攽曰案固前已云為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叙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

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

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

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

杜門不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
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

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盟

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先與
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劉攽曰注為其與盟也案文
少一
公字 貶無駭以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
駭也何以不氏貶之 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則義
也曷貶疾始滅也

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

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

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

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以魚為

也喻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

未立羣下繼望

○劉攽曰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可

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

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妾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

禍

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寵成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之

明將軍望尊位

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

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

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

雲起貌

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

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

畏

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畏也書曰皇天無親

如近者月食既於端門

之側

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

月者大臣之體也

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衆陰之

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

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

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

凡

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

是以賢達功遂身退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也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

為利所誘怵迫於憂勤誠也怵音息律反或音黜

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盍行

無留吾事佹佹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

豈與此外

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

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

謂靈輒也

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

不能用永和
中荊州盜賊起
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
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
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

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
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

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

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

而固持之愈

急冀遂令徒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
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
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
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
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

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

秦欲伐楚使使

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使容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又能作訓練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

魏文侯

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

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

魏文侯受經於子夏

過段干木閭未嘗不軾也李克曰丈侯東得卜子夏田
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
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
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
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

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

謝承書曰純字仲真

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博極羣藝十辟公府三舉賢良
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
異上便宜數百事多
見省納遷江夏太守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

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

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

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

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

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

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

隆高也
崇重也

光祿大夫周舉才

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

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薦陳留楊倫

倫見儒
林傳

河南

尹存東平王暉陳國何臨

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
原太守見百家譜也

清河

房植等

植見黨
人篇也

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

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

並是宦者親屬輒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
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持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
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
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希
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
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
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
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

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叅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湏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

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

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

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徐廣曰

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

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

丞相李斯為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閭后兄弟及江

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

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

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

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

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

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

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

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

戒鄧閻之利幼

弱

謂鄧太后立瑒帝帝時誕育百餘日三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

子擬擇立之

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

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

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

依康陵制度

康陵殤帝陵也

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

太后以此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

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

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

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

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

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

者帝

堯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

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

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

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

玩好之器弗寶也淫

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堊色也

椳栴柱楹弗漆飾

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

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餽不易也

斯所謂聿追來孝不

失臣子之節者

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適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

太

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

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

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

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侈輜輶曜日大

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

西京雜記曰武帝遇

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

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

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

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

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璇璣玉

也璣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

則責在太尉

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

固受任之

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

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

九江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

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

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

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

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

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

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

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

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

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

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

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

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荊州刺史梁商弟讓為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戒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

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

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

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

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質帝一年崩今當

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

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

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

骨

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之

自非博陸忠勇

霍光封博陸侯前書

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

傾矣

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

劔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

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

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

字林曰鈇鑕榘也

音質榘音竹心反
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

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

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境內之

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

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

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
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
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

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

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宏記曰基字憲公茲字

李公並為長史開固策免並弃官亡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

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勅吏驗寔就殺之小子燹得脫亡命冀乃

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

爾雅曰四通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者也

今有

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

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朗陵人也

年始

成童

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

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

章謂所上

章也蒼頡篇曰鉞斧也

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

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

洛陽北面西頭

門門外有
萬壽亭

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

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

腐生者猶言腐儒也

亮

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

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

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

天

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躋

跼曲也躋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

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也

耳目適宜視聽口不

可以妄言也太後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

殉尸不肯去

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嘗

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察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祔斂歸葬二

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

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

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

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燮

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

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

仁何以遇此

太公謂祖父邵也

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燹託言還

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

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

君以六尺之孤

六尺謂年十五以下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乃將燹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燹名姓為酒家傭

謝承書曰燹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滕咨家以得免與此不同

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

人陰相往來燹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燹

燹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明年史
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
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燹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
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
而戒燹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
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
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
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燹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燹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
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
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
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

正

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

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
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
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

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為議郎京

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

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

事見宦者傳

燮上

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

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

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

先受封然後發喪

○劉攽曰案甄邵遷為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字或云少一壘字先

受壘封謂拜即詔也

邵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

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瘼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傳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

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

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

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

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

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
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
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
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
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
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
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
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
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

蒼頡篇
紱綬也

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

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

畏班爵位而物無勸

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

苟遂

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

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

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

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

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

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

時有司奏

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采鴈璧乘馬一依舊典也

又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

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

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

回邪也由撓曲也

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

衡左官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

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

抗舉也

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

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

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

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嘗與鮪同止

冀諷吏執鮪為喬門生

冀愈怒使人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

從宜令其自盡也

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

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

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

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

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

帶銖鑽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

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

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蘄長

蘄今徐州縣也音機

政有異績遷平

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

牧豕云

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

弘大也言非一塗也

立言踐行

立其言必踐而

之行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哉

徇求也

將以定去就之際正天

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

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全死生之義

須得其所

夫專為義則傷生

貴義則賤生也

專為生則騫義

騫違也專

為物則害智

為物則役智故為害

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

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上以殘闇失

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

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

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順桓之

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

大義確乎而不可奪

確堅貌也易曰確乎其不可拔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豈不

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

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

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替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

朋猶同也

致主文宣抗情伊稷

伊

后稷也

道亡時晦終離罔極

離被也毛詩曰讒人罔極

變同趙孤

趙朔之子

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

世載弦直

載行也

後漢書卷九十三

後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李固傳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羊字本或作揚

如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如字本或作加

夏門亭長呵之曰○臣世駿按杜喬傳喬故掾陳留楊

匡托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即此夏門亭長也章懷

失注

後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

祐音又續漢書作佑

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

守

恢或作恢音徒濫反

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

書

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
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 祐諫曰今

大人踰越五領

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
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

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
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

也始安越城五也裴
氏之說則為審矣 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

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希望其
贈遺也 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

車有兩輪
故稱兩也

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傲

名

徽要也音江亮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
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

傳王陽能
作黃金

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

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季子謂札也

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

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

行

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

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

陳留者舊

傳曰太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

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

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

祖道之禮封土為輓壇也五經要義

曰祖道者行祭為道路祈也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輓注云犯輓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為神主祭之以車轆輓而去喻無險難○劉攽曰注以芻棘栢案禮記云芻芻棘栢此少一芻字也

功曹以

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

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

謝承書曰真字夏甫

時公沙

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

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

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

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

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竒而厚之亦與為

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

東夏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

官至酒泉太

守

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

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 祐

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閤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

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為父

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

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

仁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

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

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

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

論語孔子曰念思難又曰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

親非感與

今若背親逞怒

若汝也逞快也

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

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

在手曰械

曰國家制法囚身犯

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

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

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

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

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

死謂以繩為縲投之而縲也縲音胡犬反

祐在膠東九年

陳留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

書之問上司無牋檄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

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

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

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

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

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

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鮑陽侯相

鮑陽縣屬汝南郡音紂

皆

有名於世

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

犍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

少從顏

川唐溪典受左氏傳

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繁王奔楚封堂谿

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

旬日能諷誦之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

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

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
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

七十與游
夏爭匹也

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

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

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

前書龔遂山陽南平
陽人為勃海太守南

平陽故城在
今兗州鄒縣

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

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

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

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
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

出不以實
告人也

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

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
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

前有趙張三王

前書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

後有邊延二

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齋

書詣京兆并貨牛黃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甘苦無毒牛出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

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

篤發書收容曰大將軍椒房

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
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

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

觀夫仁孝之辯

辯爭也

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

代更

也

可謂篤論矣

篤厚也

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

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

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

如欲分其大較

較猶器也

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

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事

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

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

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

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

華紛緝

說文曰緝繁絲飾也

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

孝猶四體之有心腹

四體猶手足也

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

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左氏傳趙簡子問子

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利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

論語載有若之詞也

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

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

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

尼序回參之意

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

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

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

為稱虞舜顏回是也

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

若偏而體

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

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

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總兼其美也

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

曾參閔損也

管仲以九合為仁功

論語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鄆兩會于幽又會榿首止戴絮母兆葵

丘也

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

各從其稱者也前越舊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

命也

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流聞乃欲相為求還

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

孔安

國注尚書曰昧瞑也爽明也

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

典禮覽仲尼之春秋

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

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

楚詞高堂

邃宇鏤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

百家衆氏投間而作

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間隙而翫

百氏也

洋洋乎其盈耳也

洋洋美也

渙爛兮其溢目也

渙爛文章貌也

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

為輿

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也

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

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

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

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

已而相泣
傍若無人

高鳳讀書不知暴雨

事見逸
人傳

方之於吾未足

况也且吾自束脩已來

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
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

為人

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

躋易繫辭
之丈也

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

色媿曰
報音女

版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

史記有養由
基者善射者

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百餘
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
釋弓搯劍曰容安能教我射乎容曰非吾能教枝左誦
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
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鈞一發不中者百發
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焉

慎勿迷其本

弃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

錮謂閉塞

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

圖其形于屈原之廟

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章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

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

銘書應訊表教令

訊問也蓋答容難之類

凡二十篇云

史弼傳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

書郡守

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

弼少篤學聚徒

數百仕州郡

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餘

人皆白太守埽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

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

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

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

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
諡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盜諫

不許遂令人刺殺盜也而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

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

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

剽悍也逞

快也謂彼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足妙反

內荒酒樂出入無常

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

有虛言無實行也

或家之弃子或朝之

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

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州

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恐遂滋蔓為害彌大

滋長蔓延也

乞露臣奏

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

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為瘿陶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鈞謂相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切急也却退也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

曹掾史傳容舍也音知
憲反坐傳舍召弼而青
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

六郡其五有黨
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
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

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宥容互相譏揣遂各樹明徒漸成尤隙自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

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

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
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

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
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
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

之俗也
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

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
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
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

俸音扶用反

濟活者千餘

人弼為政持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
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

斷絕書屬

屬音之欲反

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

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

書

○劉攽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詭譎也

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

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
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
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
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崑滬之間大言
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
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
也荼苦
菜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刎割也楚辭曰雖
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
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

詐為家僮贍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市劾與同郡人

賣郡郎

郡郎若今之寺郎也

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

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

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

昔文王

牖里閔散懷金

牖里殷獄名或作羨亦名羨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

天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今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莘氏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

史弼遭

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

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

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

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雄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

加必為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吳季

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

烝烝猶仍也

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

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

法言曰君

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

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

封子孫吾所活者
萬人後世其興乎

史弼顏頴嚴吏

頴頴猶
上下也

終全平原之

黨而其後不大

不大謂子
孫衰替也

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

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

外戚豪家

融明德皇后
之從姪也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

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

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

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

緯之事

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杜預注曰發寡婦也織者

常若緯少寡婦所宜憂也

漆室有倚楹之戚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見其心

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歷菜吾西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絃歌以女貞之辭憂自經而死○劉攽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憂

深思遠君子之情

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夫士立爭友

義貴切磋

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

誠如骨象之見切磋

書陳謀及庶人

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

詩詠詢于

芻蕘

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採薪者也

植誦先王之書久矣

敢愛其瞽言哉

無目眇曰瞽明音直忍反

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

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

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

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

景風解見和帝紀

尋春秋之義

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

左傳王后

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披圖案

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已力乎

也左

傳曰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也

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

疆

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

碣勃勃海也碣碣石山也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

變

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

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

子朝奪
猛位也

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

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

幹弱枝之道也

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枝前
書曰漢興立郡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

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
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

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

皆不就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

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

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

詁事也言
解其事意

時始立太學石經

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

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

回穴猶紆曲也

臣前以

周禮諸經發起牝謬

牝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

敢率愚淺為之解詁

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

願得將能書

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

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

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名前書謂文字為小

學也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

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郤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其與春秋共相表裏

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

裏

表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

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詵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

記傳補續漢記

言中書以別於外也

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

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

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

五行傳劉向所著朏者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

為君舒緩則臣驕慢故
日行遲而月行速也

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

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

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

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己過

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

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

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

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

原其所禁而宥之也

三曰禦癘

防禦疫癘之氣

四

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

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

覈實也

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

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

回邪也

禦癘

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

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

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

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

備寇者侯王之

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

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

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

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

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

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

希求也

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

宜弘大務蠲略細微

蠲除也

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澗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執或勸植以賂

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

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

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

○劉攽曰案文少之

字不成文理

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

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

詭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

卓

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

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

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

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

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

也山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

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

產仲尼隕涕

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孤到此州嘉其餘

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

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

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亟遣丞掾除其墳墓

亟急也存

其子孫并致薄醎

醎祭酌也音張芮反

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魏志曰毓

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

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危亂而見

貞良之節

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蠆起

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

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荆荆軻也

諸專諸也

未有不宥豫奪常者也

宥人行貌也音淫言宥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

分者也

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

戕折

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

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造次急速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速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

臺卿

以其祖為御史
故生於臺也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

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

常鄙之不與融相見

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敦女宗姜
為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宿

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
節不以妹聲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
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蔽其
門也岐曾請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

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

蓐
寢

蓐也聲類
曰蓐薦也

自慮奄忽乃為遣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

遯無箕山之操

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

處也

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

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

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

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

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

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

曰岐為長抑疆討姦大興學校也

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

惛兄勝代之岐耻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

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珪為京兆虎牙都尉

珪音玄

郡人以珪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

議珪深毒恨

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于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蚩於

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

延熹元年珪為京兆

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戡逃避之珪果收岐家屬宗親

陷以重法盡殺之

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為

珪所殺

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

戡音翦

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

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

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

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闕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

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

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

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

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

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

隴西郡

岐與新除諸

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詭

辭得免展轉還長安

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

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
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
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
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
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
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
寓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
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

祿勲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

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

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

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

賓位又自畫其像居士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

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

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著作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

於時

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皆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

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

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未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劉攽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歧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

謂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

延史字人風和

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

禮記孔子曰丘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為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莠者所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 邠

卿出疆專命朝威

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後漢書卷九十四

後漢書卷九十四考證

吳祐傳踰越五領注裴氏廣川記○諸本同川當作州
為祖道注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輶○犯字監本誤祀從
周禮太馭文改正

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仁毛本作人何焯曰他本同作
人

史弼傳聚徒數百仕州郡注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餘
人○諸本同生字疑衍

刑竟歸田里○刑他本多作弼上云論輸左校刑竟謂
徒役期滿也段熲傳亦有刑竟字今仍監本

盧植傳遂隱於上谷○上字毛本作山

子毓知名注時舉中郎○毛本作中書郎

趙岐傳因字臺卿注以其祖為御史○祖字監本誤作
子從毛本改

娶扶風馬融兄女注三輔決錄注曰○注本或作志誤
後漢書卷九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九十五
六

詳校官侍講_臣王燕緒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_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_臣劉光第

謄錄舉人_臣蔣傳馨

謄錄監生_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皇甫規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
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

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
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
規有兵畧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
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
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劾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
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
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
百億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

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
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
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
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
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

振整旅衆

也穀梁傳曰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

苜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

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

二郡

兩營謂馬賢及趙冲
等二郡安定隴西也

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

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
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
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
遭姦偽威分近習

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
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
畜貨聚馬

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

天下擾擾從亂如歸

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也

故每有征戰

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

聞國家有所先後

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

而

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

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

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

詩大雅曰旱魃為虐

如悞如焚魃旱神也

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

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

無狀

者謂無善狀

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誠今大

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

王室世為姻族

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

今日立

號雖尊可也

可猶宜也

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

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

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

羣臣乘舟者

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

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

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
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
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
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
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
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
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
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

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
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
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
畧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
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為涼州刺史後
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反規素悉
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究
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

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畧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
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
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
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
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
年矣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

郡將郡守也烏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

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如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

力求猛敵

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

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

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
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

前變未遠臣誠戚之

戚憂也
前變謂

反羌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

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

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

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

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咸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

翁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闕漢陽太守

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

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

大豪滇昌饑怙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

節為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

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

羣羌令其文降

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

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

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

蠢動也戾乖也

爰自西

州侵及涇陽

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原縣南也

舊都懼駭朝廷西

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

就猶上也。○劉攽曰：案文軍上少一字或

督或領也

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

營郡以訪誅納

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

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

詩小雅曰：密勿

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諛口替替。

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

庶免罪悔

先事謂前輩敗將也

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

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

郭閱、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夫

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
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
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若臣以私

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

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

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
詔掖庭王嬙為閼氏也

鎮烏孫以公主

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
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也

今臣但費千

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
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

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

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

而

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

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

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畧上左傳

曰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

中常侍徐璜左官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

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歛請謝

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漢官儀曰

左校署屬將
作大匠也 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

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
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
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
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
朝廷從之以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
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算自以
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

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

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

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

吾當為朝

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為規賢

○劉攽曰案文以為規
賢非是當云以規為賢
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

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

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

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誅鄧萬
鄧會誅李膺等黨

事一除內嬖

無德而寵曰嬖
謂廢鄧皇后也

再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任
胤殺南陽太守

成瑁太原太
守劉質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

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
矩字叔方

忠謀

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

古本反

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

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鉤黨之釁事起無端

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傷善哀及無辜

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
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
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
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
還未至卒於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
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

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也

○劉攽曰注在今永州案下文永當作瓜永州無晉昌也

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遊

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

多

時年卿受書於張堪為博士故有年氏章句

有四十五萬餘言與減為九

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

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

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

渠伯德等七十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與辟

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

爭止之與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

東羌因據龜茲

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

使

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眞和親共擊莫
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
感眞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鍬八枚眞並

受之

郭璞注山海經云鍬音渠
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

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

酒酌地曰

以酒沃地謂之
酌音刀外反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

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如羊如粟
喻多也

羌性貪而貴吏

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眞正身繫已威
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

屠音直
於反

及朔方烏

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軍屯五原

引屯赤陁烟火

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

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

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

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

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

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

厲散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

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以義方
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
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
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
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畧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
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
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為憂復拜與
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

桓二營

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寧縣故曰二

營

兼察刺史二十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

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

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

中圍殺羽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

摩螿等

螿音必薛反

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

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

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

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
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
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
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
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
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節所賣上
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
前軒殿楹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寮各言災應

奐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

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

謹告人君者也

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

易曰龍蛇

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蚯蚓同也

順至為休徵逆來為

殃谷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

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

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

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

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

今武蕃忠

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

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

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

顧旋視也復反

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天子深納與言以問諸黃

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與太常與尚書劉

猛刁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

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與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

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

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與獨拒之寓怒

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與前為度遼將軍與段
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與歸敦煌將
害之與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

命以情相歸

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與屈於熲稱曰州將焉

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
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
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
及冥冥非與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

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

拍音片百反髀

音步弟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蹠酒一盃而祝曰甌婁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誠知言必是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

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

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問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今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人乎 死馬無

所復用而燕昭寶之

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欲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
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
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馬三月得千里馬
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
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
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募年千里馬
至者三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
者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
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馬 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黨音化 凡人

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

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

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人也

孤傲之人

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

言將為人

企心東望無

所吞噬也

所復言頰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與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與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續綿牢以

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

已奢非晉文

陸翹鄴中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

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禮是

其奢也

儉非王孫

武帝時楊王孫死誠其子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

推

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

伯英最知名

王愔文字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

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忽

忽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
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

書至今稱傳之初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
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
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
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

宦者鄴衆封
鄴鄉侯也

暴恣數十年

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
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

豎子揚戈以斷忠烈

吳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等

雖恨毒

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詩國風也啜泣貌也音知

反劣

段熲傳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

護會宗之從曾孫也

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為發喪

立祠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

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

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令

秩六百石也

所在能政

○劉攽曰案文單言能政不成丈理當有一有字

遷遼東屬

國都尉時鮮卑犯塞頰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頰頰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頰頰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頰

漢官儀曰詒字公孫鞏人也

乃拜為中郎將擊竇舉等

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前勒姐等八種羌

姐音紫且反

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

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大戰至

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
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
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

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頰降

○劉攽曰案燒當一種不

止九十餘口其種中九十口降亦不足記當作千字

又雜種羌屯聚白石

白石山在今蘭

州狄道縣東

頰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

街

允音鈇街音階

殺畧吏民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

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頰將

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頰軍使
不得進

稽固猶
停留也

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

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
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頰以千數朝廷知頰
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
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
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
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頰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

羌封僂良多滇那等

僂音良逐反
又力救反

酋豪三百五十五人

率三千落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頰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北畧武威間頰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

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

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鳥

大破之

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

殺其渠帥斬首三千

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

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

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頰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

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畧頰因上言曰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
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
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
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

以恩納

左傳晉叔向母
曰狼子野心也

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

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
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
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

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
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

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

十四億

無慮都凡也

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

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

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

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

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

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齋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彭陽

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

與先零諸種戰於

逢義山虜兵盛頰衆恐頰乃令軍中張鏃

○劉放曰鏃文鏃非可張

未知何字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

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

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

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

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為患頰前陳狀欲必掃滅

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

醜奔破

浹匝也浹音子牒反謂匝十二辰也

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

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

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種光馬賢等亡魂也

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

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

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

水上

東觀記段頰傳曰出橋門谷也

尋聞虜在奢延澤

即上郡奢延縣界也

乃將

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

向落川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

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

鮮水上

今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

頰士卒饑渴乃

勒衆推方奪其水

推方謂方頭競進也

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

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

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

頰乃被甲

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

夜士皆重繭

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重胫也

既到涇陽

縣名

屬安定郡

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

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

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

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

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

行真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

意云臣兵累見折

衄

傷敗曰衄音女六反

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

誅盡

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

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

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

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

沒縣邑剽畧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

行誅

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也

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

興而雨

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
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

乎從之師
興而雨也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

上占天心不為災傷

占候也

下察人事眾和師克

克勝也
左傳曰

師克在和
不在眾也

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

○劉攽曰宮縣案文宮當作官舊屯田營壁皆是故宮也

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

安行無應折衄案與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

平寇虛欲脩文戢戈招降獷敵

獷惡貌也音谷猛反

誕辭空說僭

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

宣帝時充

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

羌傳也

始服終叛至今為鯁

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為梗

故遠識之

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

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

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

殖生也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本規三歲之費用

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

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

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

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

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

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頰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

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
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
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
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
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

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
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

分遣晏育等將

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

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

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
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
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
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
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
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
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
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

手為裏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安

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

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

臚持節慰勞於鎬

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

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

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

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

誅中常侍鄭珮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

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頰

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
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
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
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頰功靈帝詔頰
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
師稱為涼州三明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明儷蹤

儷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

起王翦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

戎驂糾結塵斥河潼

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潼關

規與審策亟過巽凶丈會志比更相為容段追兩狄束
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卷九十五

後漢書卷九十五考證

張奐傳而召主簿於諸羌○何焯曰水經注召主簿張

祈入

寇掠緣邊九部○部毛本作郡

奢非晉文注陸翹鄴中記○翹監本訛翹今改正

段熲傳乃令軍中張鏃劉攽曰鏃非可張未知何字○

按通鑑作長鏃

前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何焯曰徙滇吾餘種七十

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事

後漢書卷九十五考證